

贸易摩擦新常态下中国企业风险及对策研究

曹凯杰¹, 许婷²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绍兴市中心支局, 浙江绍兴 312000; 2. 中国人民银行金华市中心支行, 浙江金华 321000)

摘要:该文以全球贸易摩擦为研究背景, 梳理了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伊朗制裁、美欧贸易争端等事件; 探讨了全球贸易摩擦对中国涉外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企业心理预期上的负面打击; 研究了企业可能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财务杠杆风险以及经营风险; 最后基于涉外企业突围、金融机构扶持和政府部门合力的角度提出了贸易摩擦背景下的纾困对策。

关键词: 贸易摩擦; 汇率风险; 经营风险; 纾困对策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404(2019)90-0013-04

自美国“301 调查”以来,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对外贸易争端事件频频发生, 美国、中国、伊朗、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牵涉其中, 钢铁、铝、石油等资源性大宗商品以及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商品成为贸易摩擦重点打击对象。随着全球贸易战愈演愈烈, 贸易摩擦日趋常态化, 对中国涉外企业的负面影响已初步显现。

1 “逆全球化”贸易摩擦新常态

1.1 大国博弈——中美贸易摩擦

2018 年 3 月 8 日, 美国突然宣布将向所有国家出口至美国的钢材及铝材分别征收 25% 及 10% 的关税, 宣告中美贸易摩擦揭幕。6 月 15 日, 白宫对中美贸易发表声明, 宣布将对约 5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中美贸易战升温。7 月 6 日, 美国政府正式对 34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7 月 10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 2 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商品清单, 8 月 1 日又宣布由原 10% 上调至 25%。8 月 23 日, 美国政府正式对 16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同步对 500 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进行反制。9 月 18 日, 美国公布约 2 0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税清单, 加征税率 10% 并于 9 月 24 日生效,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加征税率将提升至 25%。与此同时, 中国也同步对 600 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进行反制。

1.2 制裁重启——美伊贸易纷争

2018 年 5 月 8 日, 美国正式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并表示准备恢复此前为履行协议而放弃的所有对伊朗的制裁, 同时施加额外的经济惩罚。美对伊“最严厉”制裁拉开序幕。之后, 在 6 月 4 日起的几周内, 美国国务院同财政部官员先后到访欧洲和东亚 13 个国家, 动用外交和经济压力阻止这些国家与伊朗的贸易往来。6 月 27 日, 伊朗工业、矿业和商业部长宣布对可以在本国生产 10 大类的 1 339 种商品实施进口禁令, 防止外汇流失以作应对。美国对伊朗第一轮制裁于 2018 年 8 月 7 日正式实施, 制裁对象包括黄金贸易、主权债务、外汇、汽车、飞机等领域。2018 年 11 月 4 日起, 美国将进一步对伊朗能源、石油贸易和伊朗中央银行的涉外结算业务等进行制裁。

1.3 互相亮剑——欧美贸易争端

2018 年 3 月 8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钢铝产品进口征收关税, 此项政策影响较大的不仅是中国, 还有欧盟。欧盟的钢铁产量在全球位居第二, 仅次于中国, 预计关税涉及欧盟钢铁产业 53 亿欧元和铝产业 11 亿欧元的出口产品, 美国对欧盟成员国的暂时豁免到 5 月 1 日。消息宣布后,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曾飞往美国谈判, 但均未奏效。为反制美国加征关税举措, 5 月 18 日, 欧盟向世贸组织提交了一份美国产品清单, 准备自 6 月 20 日起对从美国进口的价值 33.4 亿美元大米、玉米和钢材等产品征收 25% 关税, 并从 2021 年 3 月起, 对年进口价值 42.2 亿美元的不同美国产品分别征收 10% 至 50% 关税, 产品包括珠宝、汽车玻璃、电信设

收稿日期: 2018-12-10

作者简介: 曹凯杰, 科员, 硕士, 主要从事外汇管理经常项目工作; 许婷, 科员, 硕士, 主要从事征信管理方向工作。

备等。5月23日,美国启动进口汽车及配件“232调查”,计划对进口车征收20%或25%关税。

2 中国涉外企业负面影响显现

2.1 出口企业陷入被动

中美贸易往来总额的不对称性,决定了中国涉外企业在贸易摩擦下的被动地位,全球化贸易摩擦更是恶化了中国涉外企业外部营商环境。行业龙头企业受影响大,涉税龙头企业出口总额高,出口利润缩水严重,企业不得不加快并购投资进程,为全球化战略部署提速;对美出口集中企业面临生存挑战,企业出口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失去出口市场;对伊出口企业收汇受阻,昆仑银行停止接受伊朗付款业务,迫使中国对伊出口企业不得不放弃伊朗市场。

2.2 进口企业连带影响

自美进口企业受到中方合计1100亿美元反制清单影响,导致企业自美原材料、设备等商品进口成本大大提高,企业短时间内存在进口市场替代困难,不得不提高产成品价格,相关产品的上、下游企业也将受到由于客户或供应商因关税引起产成品价格提升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2.3 涉外企业心理防线受到冲击

目前,贸易摩擦对中国涉外企业的心理预期影响大于实质性影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8年1-5月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13%,对美出口增长12.3%,6-8月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11%,对美出口增长12.3%,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负面影响尚不显著,但涉外企业悲观情绪严重,一是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形成示范效应,引来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效仿;二是对美出口集中度较高的涉外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加征关税消耗了企业大部分毛利润,企业担心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像美国一样需求大、信用好的市场;三是涉外企业担心贸易摩擦长期持续,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带来了巨大困难,企业不得不收缩境外业务,审慎经营。

3 企业风险研究

3.1 汇率波动风险

在美联储加息、缩表以及减税方案的推动下,美元汇率一改年初贬值态势持续走高。受美元走强、贸易摩擦频发的影响,新兴国家货币市场遭遇动荡,

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等货币相继贬值。同样,人民币汇率在美元走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2018年呈先扬后抑态势,一度贬至6.9771的人民币兑美元价格,贬幅较大且有继续贬值的趋势。

短期来看,人民币贬值能促进出口,企业汇兑收益增加,利润相应提升,并随利润空间的释放带来出口市场的主动权,获取更多出口订单。但在实务中,由于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依旧偏弱,竞争市场很快就会将汇率波动带来的红利抹平,海外进口商会要求根据汇率波动重新进行价格谈判。对于进口企业而言,人民币贬值造成的汇兑损失将导致企业财务费用增加,进口企业缺乏价格谈判能力而由此承受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长期而言,汇率波动倒逼企业形成汇率风险应对机制,要求企业进一步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涉外企业通过锁汇、远期结汇等方式购买银行汇率避险产品,对冲汇率波动风险,该措施会增加企业财务费用,压缩企业利润。此外,汇率持续大幅波动致使涉外企业不敢贸然与外商客户签订大额订单合同,企业订单周期缩短,签约频率增加,存在客户稳定性风险。

3.2 财务杠杆风险

在债务方面,全球贸易摩擦影响下,涉外企业面临经营效益下滑困境,进而可能面临银行抽压贷款风险,尤其是初创型中小企业,在贸易摩擦冲击下存在大面积客户流失、订单骤降、经营利润急剧下降,甚至面临亏损的风险。此时银行触发风控条款,在未到协议还款期的情况下提前收汇贷款,以及延迟发放贷款给企业的行为,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企业经营的关键在于维持资金链稳定,当企业留存的各类资金和年内各项现金流入不足以覆盖应偿还的贷款本息时,企业会面临违约风险。而贸易摩擦不利于企业维持资金链的稳定,加剧了涉外企业违约风险。

在融资方面,合资企业面临外方股东撤资风险,以中美合资企业为例,企业本身对美出口集中度就比较高,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大,出口利润率下降显著,该类企业可能会面临美方股东撤资风险。此外,在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中国涉外企业境外融资难度也会有所提高,涉外中资企业外贸环境恶化和经营效益滑坡,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会有所下降,企业

面临融资成本上升风险。

3.3 企业经营风险

在营商环境方面,全球贸易摩擦将直接导致中国涉外企业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开拓稳定、高信誉的国际市场难度增大,原有客户违约风险上升。昆仑银行2018年11月1日起停止接受伊朗向中国支付的人民币款项,意味着中国对伊出口企业将难以收回货款,企业可能蒙受坏账损失。银行对贸易摩擦涉及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相关业务风险把控也更为严格。此外,由于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弱势地位,中国涉外企业客户议价能力略显不足,存在客户流失风险。

在进出口方面,全球贸易摩擦势必对涉外企业进出口业务造成负面影响,企业需采取相应措施。目前涉外企业广泛采用的措施包括寻找替代市场和改变原产地的转口贸易两种。一种是寻找替代市场,其中进出口集中度高的企业最为迫切,但该措施短时间内存在市场匹配度、个性化订单、客户商谈成本、磨合时间成本等问题。此外,由于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在其他几大出口国的进口额所占比重已经非常高,寻找美国市场的替代市场也十分困难,以对美出口量最大的电子机械与设备为例,日本从中国进口已占其全部进口的49.6%,韩国占40.7%,德国占23%,英国占22.7%,想要依靠这些国家来消化更多的中国进口商品难度较大,而非主要贸易国市场的自身需求又相对有限。另一种是改变原产地的转口贸易,企业将产品运往第三国,在第三国不经加工直接运往消费国,表面上改变了原产地信息,可以达到规避关税目的。但在实务中,不当的改变原产地的转口贸易会受到美国政府关注与调查,企业会面临补缴关税、罚金等处罚的风险。

在对外投资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涉外企业对外投资环境不确定性也有所增加,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将进一步受限,尤其是高科技和涉及敏感技术的企业,跨国经营会受到更多限制。中资企业在收购具备核心关键技术的境外企业时,也会受到美国当局更加严格的审查。此外,涉外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建厂转产,从而规避关税的方式也受到美国普惠制原产地规则限制^①,企业在面临投产国政

策风险的同时,还需面对美国商务部门原产地合规性的追查。

4 纾困对策研究

4.1 涉外企业“内外兼修”,寻求贸易突围

4.1.1 认清态势,合理预期,不断提升“内部修养”

首先,企业要认识到贸易摩擦已然成为新常态,必须要密切关注全球政经新动态,保持合理预期,动态部署应急机制。如2018年5月美国重启对伊制裁,中国在伊朗的投资和贸易的企业就应该根据制裁动态,迅速反应,采取防御型经营策略,合规出口并采取必要措施收尾相关交易,以减少企业损失。

其次,涉外企业要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防风险能力。既要提高生产经营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压缩生产成本,使得产品更具有竞争力,同时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不可替代性,破局对国外技术和产品的依赖。又要加强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总结外贸经验,合理选择结算币种、优化货币资产负债状况、增加合同保值条款等方式来降低经营风险。同时,也要善于灵活运用远期、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来抵御外汇风险。

4.1.2 开辟市场,转嫁风险,充分发挥“外部合力”

一是布局多元化市场,寻找替代产品。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中国企业面临最大的风险是对美出口市场的依赖以及自美进口商品的低替代性。因此,企业应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稳步布局新兴市场和“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分散化投资经营,降低对美出口集中度,在狭小的替代市场提升空间中实现多元化布局。同时,企业也要积极开发及寻求替代品,破局对部分美国产品的依赖。企业可以积极开展海外并购,特别是关键技术核心领域的并购,实现技术和贸易的“双突围”。

二是开展进出口投保,转嫁贸易风险。企业可以针对关税风险,向中国出口信用保证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一旦有进口商因关税提高而拒收货物,出口企业可以获得中信保的赔偿。同时也建议中信保公司充分发挥政策性保险作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开发具有地区针对性的产品,为企业开拓市场保驾护航。

^① 美国普惠制原产地规则要求企业在普惠制收益国完成加工的直接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需要占货物应税价值的35%以上,财务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不算为直接成本。

三是加强企业间协作,发挥行业力量。由于多数中小企业不熟悉美国法律,凭一己之力难以应对全球贸易摩擦冲击。建议相关行业协会组织牵头,及时评估和预警贸易摩擦风险,引导企业形成合力与美国商务部门申诉抗辩,并积极与进口商开展价格协谈。

4.2 金融机构加大扶持,提振企业信心

当前贸易摩擦新常态下,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更多的是希望能降低融资成本和债务压力。在货币市场上,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多部门从货币政策、监管考核等方面,针对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支持力度提出具体措施。金融机构要创新金融服务中小企业,为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如运用供应链金融、发行纾困专项公司债券,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只有融资成本下降,总体生产成本下降,企业才能更加有信心应对常态化的全球贸易摩擦。同时,金融机构要加大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力度,引导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企业对抗贸易摩擦的能力。

4.3 政府部门发挥合力,改善外贸环境

贸易摩擦新常态下,中小企业纾困需要多部门跨区域联合制定应对策略。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联

合通过各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利好政策,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信心。建议海关部门提高检验检疫和通关审批效率,提高企业发货速度。税务部门在政策框架内合理降低企业税负,让企业获得发展动力和活力,比如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力度、降低或者取消中间品关税等。商务部门加强排查加税商品的出口履约情况,加大企业在海外申诉活动的培训和经费支持力度。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扶持与保护,助力企业克服对国外高新技术产品的刚性依赖。金融部门能够进一步让利,降低融资成本和锁汇成本。对于国家而言,要积极推动多边合作,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要坚定不移继续扩大开放,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保护中国涉外企业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 [1] 沈建光. 美元走强可以持续多久[J]. 中国外汇, 2018(18):12.
- [2] 沈建光. 关于贸易战的八大误区[J]. 产业创新研究, 2018(4).
- [3] 梁因乐, 张国瑜. 贸易摩擦下的关务合规和应对策略[J]. 中国外汇, 2018(20):27-28.

Risks and Measur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 the "New Normalcy" of Trade Friction

CAO Kaijie¹, XU Ting²

(1. Shaoxing Branch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312000, China;

2. Jinhua Central Sub Branch, People's Bank of China, Jinhua Zhejiang Province 3210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rade friction, this paper has sorted out Sino US trade friction, U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trade disputes between USA and Europe since 2018. Then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global trade frictions on foreign-rela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especially on their expectations are explored in depth.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risks of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financial leverage and operational risks. In the end, tentativ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foreign-related enterprises to bail out, such as relying on innate capacities, appealing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pport,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ssistance.

Key words: trade friction; exchange-rate risks; business risk; solutions